

清代文人眼中的大运河

——以吴锡麒旅行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墨客经运河北上或南下,在其诗文和日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城镇风貌、水利工程、名胜古迹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诗文和日记是研究当时运河相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化运河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还京日记》和《南归记》为清代文学家吴锡麒所撰写的两部旅行日记,对其两次运河行程的见闻做了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运河城镇、闸坝等内容的记载,不但描述其现状,还考证其源流,为我们研究清代运河城市史和水利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清代;吴锡麒;旅行日记;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K9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23)03-0007-06

吴锡麒(1746—1818),字圣征,号谷人,别署东皋生,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官国子监祭酒。生平耿介,不趋权贵。曾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诗词沉博瑰丽,清俊遒劲,律度和谐,描写细密,号为“浙派后期大家”。他精于骈文,“合汉魏六朝唐人为一炉冶之”,与邵齐焘、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合称“骈文八大家”。著有《有正味斋集》《有正味斋文集》《有正味斋文续集》《有正味斋尺牍》《有正味斋曲》《有正味斋南北曲》等。

《还京日记》和《南归记》为吴锡麒所撰写的两部旅行日记,对其两次运河行程的见闻做了详细记载。《还京日记》一卷,系作者由杭州钱塘返京的旅行日记,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二十八日起,至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其乘船沿运河至淮安,以北陆行。作者对所经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名胜古迹做了详细记载,尤其是对运河城镇、闸坝等内容的描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南归记》一卷,系作者嘉庆二年(1797)从北京返杭州时所写的日记,起三月十二日,止闰六月廿二日。由于此次南行全程沿运河南下,再加上对沿途所经城镇、闸坝往往考证其源流,叙述

其沿革,故其史料价值相较《还京日记》更为突出。以上两篇旅行日记均收录于《有正味斋日记》一书中。学界有关吴锡麒生平及文学成就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鲜有人从运河文化的角度对其日记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以《还京日记》《南归记》为视角,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其所载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以求为深化运河文化研究提供相关参考和借鉴。

一、吴锡麒《还京日记》中的大运河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二十八日,吴锡麒自杭州起程,二十九日晓,过塘栖。十月二日晚,抵达苏州。十月四日夜,泊无锡,六日晚,泊丹阳,七日拂晓,过练湖。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二《山水》记载练湖:“晋郗鉴所凿塘练兵,以备陈敏者也,故名。练塘,一名‘开家湖’,又名‘曲阿后湖’,去县百二十步,周四十里,受高骊、长山八十四派之水,汇为巨浸。”^[1]吴锡麒《还京日记》载:“七日晓发,风尚未息,过练湖,风水相激大于鹅。按练湖,即‘曲阿后湖’也,《輿地志》: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诣遏马林溪以灌云阳,号‘曲阿后湖’,即此。”^[2]79 当日晚,抵达镇江京口驿。八日渡江,抵扬

收稿日期:2022-06-16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编号:No.16CZS017;202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编号:No.20CWYJ39。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史、运河文化史。

州。九日,游览瘦西湖。“出镇淮门上船,秃柳照波,悬罗被石,红亭碧榭,掩映生姿。饭后,登尺五楼,望蜀冈一带,万松密次,宛若游龙。”^{[2]81}在扬州逗留数天后,吴锡麒再次踏上行程。十五日中午,抵达湾头。这里的“湾头”指的是扬州的“茱萸湾”。清人董醇《甘棠小志》记载江都茱萸湾:“在城东北二十里,茱萸湾,即‘湾头’。”^[3]乾隆《江都县志》卷四《山川·河渠》记载茱萸湾:“一曰‘湾口’,今名‘湾头’。”^[4]吴锡麒在其《还京日记》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旧以此地为唐之东关,……余按东塘因在扬州之东而名,非专指‘湾头’也。湾头乃古茱萸湾,一名‘湾头’,汉初,吴王濞开邗沟,自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以利盐运。仁寿四年,复开以通漕。《寰宇记》作茱萸沟,阮升之记云:北有茱萸村,故名。以地证称,斯为实矣。”^{[2]83}

十月十五日,抵邵伯镇。邵伯镇,古名“步邱”,又名“甘棠”,因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于此筑埭造福于民而得名。该镇位于里运河与盐邵河交汇处,西滨邵伯湖,居运河之要冲,扼江淮之咽喉,水陆交通条件极为优越。自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后,邵伯日益兴盛。唐宋以后,邵伯已成为“南北舟车孔道,烟火万家,行旅如织”^[5]的运河重镇。《还京日记》记载:“晋太傅谢安出镇广陵时,修筑湖埭,随时蓄泄,田获有秋,莫释苍生之忧,斯享甘棠之爱,因名湖与埭焉。镇有美棠桥、惠政桥,皆以安得,称为南北孔道。商贾所会,闾阎且千,亦广陵之附庸也。”^{[2]83}吴锡麒在这里对邵伯镇之历史风貌及城镇规模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邵伯湖位于邵伯镇西北,因临近邵伯镇而得名,湖水主要承纳高邮湖来水,并经由运盐河、金湾河、太平河、凤凰河及里运河排入长江,在湖东南里运河西堤建有邵伯闸以控制湖泊水量。“(十月)十六日晓,过腰铺,望邵伯湖。时天寒水缩,平波镜清,无风涛之异。若伏秋之交,黄水势大,淮不能敌,往往上带汝泗、寿春之水,跨高良涧、武安墩过山阳、高、宝尽注于邵伯湖,大浸稽天,此为最险。如俟从瓜、仪诸闸曲折注江,宣泄勿宏,沉沦易告。论者谓:‘湾头之东芒稻河闸十八里直达大江,且其地皆不耕之旷土以为尾闾,或可少纾其患云。’”^{[2]83-84}这段史料对于我们了解邵伯当地的水患和水利状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十月十六日中午,吴锡麒抵达高邮。雍正《高邮州志》卷一《疆域志·城池》记载:“邮有新旧二城,今之城宋之旧城也。……四围皆有濠堑,地形四面皆

下,城基特高,状如覆孟,故名‘孟城’。秦少游诗‘吾乡如覆孟,地据扬楚脊’是也。”^{[6]46}在《还京日记》中,吴锡麒对高邮之由来及风貌作了详细记载:“高邮为古邗沟,秦始皇筑台置邮亭,因名‘秦邮’。……境有三十六湖,以受七十二涧之水,如甃社、平阿、鹅儿、鼃潭皆是,而蒋家等坝遇水则放。河淮诸流以邮为壑,诸河皆合为一葭芦,弥望龟鼃聒声,殷地浮天几三百里。旧志称其‘如环如玦’者,犹往日之形容也。”^{[2]84}从其记载中,我们可看出当时高邮水患之严重。

十七日晓,过界首驿。雍正《高邮州志》卷一《建置志·公署》记载界首驿:“在城北六十里,明洪武六年,知州李某开设。正厅五间,后厅五间,穿堂三间,库房三间,鼓楼二间,廊房十四间,马房二十间,驿丞宅一所,房十二间。”^{[6]40}《还京日记》载:“(界首驿)以高邮与宝应分界,故名。”^{[2]84}前行二十里至泛水镇。泛水镇在宝应县东南三十里,滨临运河,旧有巡司驻此。《还京日记》载:“即泛光湖口,烟波浩淼,鳞族滋生,设籐罗筌捕者甚众,明武宗曾两驻蹕,矢鱼于此。”^{[2]85}

当天晚上,吴锡麒抵达宝应。万历《宝应县志》卷一《疆域志·沿革》称宝应:“南临五湖,东渐于海,北距长淮,西障云山,为南要冲。”^[7]《还京日记》载:“《府志》称:县治北拒长淮,西障云山,临湖渐海,承水下流,冲激最险。按宝应乃古射阳地,昔魏将军邓艾作白水塘立屯,可溉田万二千顷。……其地为转漕通津,接泛光、白马诸湖,上利挽输,下资灌溉,菱芡之属,不种自饶,名‘虾佳蟹用’,登芳俎耽幽之士恒乐栖焉。康熙间,乔石林侍读于白田构纵棹园,裙屐风流,一时称盛。”^{[2]85}

黄浦镇在宝应县北二十里,因境内有“黄浦溪”而得名。万历《扬州府志》卷六《河渠志下》记载黄浦溪:“县北二十里黄浦镇西南,通运河,东入海陵溪。”^[8]《还京日记》载:“镇以‘黄浦溪’得名,其水西通运河,东入凌溪,旧有堰,相传吴王濞所筑,今废。”^{[2]85-86}从黄浦镇前行十五里为平河桥镇。《续纂淮关统志》卷四《乡镇》记载平河桥镇:“郡城南四十里,距下一铺口二十里,昔桥今废,而村落市肆两相映带,南北货船帆樯络绎,实淮关之门户也。”^{[9]61}《还京日记》记载平河桥:“贾贸之区,带以村落,林边晒网,肆上飞帆,亦一巨镇也。”^{[2]86}以上记载无疑可加深我们对淮安黄浦、平河桥二镇的了解和认识。

十月十八日晚,吴锡麒抵达淮安。十九日,移舟泊西湖嘴。西湖嘴为古地名,指的是今天的淮安河

下古镇。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城池》记载西湖嘴：“在运河东岸，舟楫往来多舫于此，淮上称繁华者居首。”^[10]《续纂淮安志》卷四《乡镇》记载西湖嘴：“即上一铺设口处，商贾辐辏，最为繁盛。”^{[9]66}《还京日记》载：“往时渚泽平连，居人多以苇萧捕鱼为业，惟沙嘴一支独出，故得斯名。自运河筑堤，聚处者众，后又为淮北盐掣之所，南自运河口，北抵相家湾，万商之渊，尤为繁盛。列屋裁宇，则萧曼云征；连襟倚裳，则粉袂雾合。晴炊接乎花竹之巷，雨屐喧于姜菜之桥，富有无堤，甲于诸镇。”^{[2]89} 吴氏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淮安河下古镇的沿革与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十月二十二日晓，过板闸。《续纂淮安志》卷四《乡镇》记载板闸镇：“淮城西北十二里，即明平江伯陈瑄开挑运河所建四闸之一也。面湖背海，左江右河，镇居其中，为南北舟车之要道，故于此设关焉。临河市廛密布，河南北居民数千家，关署镇坐于北，而东街、南街、前后西街铺户纷纭，人语杂沓，赖关务以资生者几居其半。”^{[9]60} 吴锡麒在其《还京日记》中记载：“宋故沙河所经处，明平江伯陈瑄于此建闸开漕渠，先以板，故名。午至清江浦，浦乃汉淮阴县，地去今城三十里，初漕舟至淮安过坝度淮以达清河口挽运者不胜劳。平江伯始开运河，自故沙河西北至鸭陈口出，与淮通，谓之‘清江浦’，以免漕舟过坝及风涛之患。国朝河院移驻于此，两岸市肆喧阗，烟火相接，在昔，乘吴距楚，为严险之要区；今则转漕防河又保障之重地也。”^{[2]90-91} 从吴氏的记载和描述中，我们可见当时淮安清江浦地位之重要。在淮安登岸陆行后，沿途所经江苏境内的桃源、宿迁、邳州等地，吴锡麒对此亦做了详细描述。此后，吴锡麒先后乘车经过峄县、滕县、滋阳、东平、东阿、高唐、德州、景州、阜城、交河等地，于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抵达北京，结束其在运河沿岸的行程。

二、吴锡麒《南归记》中的大运河

相较《还京日记》，《南归记》对运河沿岸风情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二年（1797）三月十二日，吴锡麒由京师乘船返杭州。当日，抵达通州。《南归记》详细记载了通州的繁华景象：“通州自金始建，名取‘漕运通济’之义。去京师四十里，汉之潞县也。……国家岁转漕数百万，咸会于通，加以仕宦出入，贾商往来，舟楫告臻，帆樯如栉，牵挽之众劳于马牛。邪许之声，杂乎歌唱，粮储流衍，冠盖骈阗，实畿辅之喉衿、水陆之冲要。”^{[2]228-229} 从其记载中，我们可

以看出当时通州城之繁华。

对于张家湾、河西务、杨村等城镇，吴锡麒在其《南归记》中亦做了详细描述。十六日，晴，晓过张家湾。康熙《通州志》记载张家湾：“去城南十里许，即潞河下流，相传元时有万户张瑄者居此，故名。”^[11]《南归记》记载张家湾：“因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卢沟与白河合流处也。水势环回，冬春之交，舟行易致浅阻。……午次里二泗，《元史·河渠志》作‘李二寺’，有佑民观，明嘉靖间建，顺治八年，世宗章皇帝临幸其地，赐帑重修，杰阁常峨，灵坛有肃，烟望冥渺，春阴若浮。”^{[2]229-230} 十八日，至河西务。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河西务城：“在武清县东北三十里，自元以来为漕运要途；《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五年，于河西务置漕运司，领接海运事。《方輿纪要》：河西务为商民攒聚，舟航辐辏之地，明设户部分司驻焉；隆庆六年，筑城环之，并置巡司于此。”^[12]《南归记》记载河西务：“在白河之西，故名。两岸旅店喧阗，货殖充牣，帆樯过市，则白云自飞；灯火沿流，则华星倒落，为京东第一镇，亦漕渠之咽喉也。”^{[2]231} 二十日，过杨村而泊。“杨村为武清一巨镇。明宣德初，驾征高煦驻于杨村，即此。村人制糕酒有名，南来者多市，入京以饷亲友。”^{[2]231-232}

二十一日午，吴锡麒抵达天津丁字沽。丁字沽，又名西沽，以河形似“丁”字而得名，《畿辅安澜志》记载西沽：“在天津县北，自武清县汇三角淀与白河会注于直沽，形如‘丁’字，故又名‘丁字沽’；……《天津县志》：丁字沽，即‘西沽’也。”^[13] 三岔河口位于天津城东北隅，为子牙河、南运河（潞）、北运河（卫）的三河交汇处，被称作天津的发祥地，这里曾是天津最早的水旱码头和商品集散地。对天津三岔河，吴锡麒在其《南归记》中亦做了详细描述：“自顺天武清县纳三角淀之水，与白河会，而入于直沽者也。又二十里为三岔河，急漩盘回，奔流湍驶；按天津之水有从静海而东北来者，为卫河，其流浊，即‘古淇水’也；有从武清东南来者为白河，其流清，即‘古沽水’也。二水至城东北二百步许而合流为之三岔河；本名‘三汉口’，亦名‘三汉沽’，又东南出直沽注于海。”^{[2]233} 二十八日，过静海县钓鱼台。民国《静海县志》记载：“邑西子牙镇西有太公庙，其前有钓鱼台，相传为姜太公钓鱼处，故河名‘子牙河’，镇名‘子牙镇’。尤奇者，北有尚家村，多尚姓，镇内多吕姓、姜姓，均自称为太公之裔。”^[14] 吴锡麒《南归记》记载：“（静海）县南三十里有太公望钓台，其地有子牙里，子牙河在焉。相传太公曾钓鱼于此，而《天津府志》特辨其非

也。”^{[2]238}

四月七日，吴锡麒抵达德州。《南归记》记载：“此地有罗酒，名著；又有织凉帽胎为业，甫泊唱卖，喧然至上者索价数十金，其制以特勒索草为之，草出口北。”^{[2]247-248}罗酒为清代名酒，产于德州，传说明崇祯间，进士罗钦瞻嗜饮，巡按河南时，传酿法于德州，其酒色味双绝，人呼“罗酒”^[15]。吴锡麒自德州乘车陆行，过禹城、齐河、济南、泰安、兖州；十八日，抵达济宁，与友人游太白楼、南池。四月二十八日，起程，过济宁天井、任城二闸。清人张伯行《居济一得》记载：“运河之开始于济宁州佐毕辅国建金口坝，开金口闸，引泗河之水至济宁；又建堰城坝，开堰城闸，引汶河之水至济宁，由杨家至莲亭前分流济运；然地势北高而南下，故于莲亭之东建天井闸，又于天井闸下里许建在城闸（即任城闸），所以堵水使不南下也。”^[16]张鹏翮《治河全书》云：“自济宁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九，南入于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赵村，曰石佛，曰新店，曰师家庄，曰枣林，曰南阳；……会源即天井闸也，此未开会通以前所建。”^[17]嘉靖《山东通志》记载天井闸：“在济宁南门外三里，元至元二十一年建。”^{[18]427}乾隆《兖州府志》记载天井闸：“在在城闸西北一里，本名‘会源闸’，洸、泗交流，元人于此分水，故名闸；上有二桥，曰南门桥，曰草桥。”^{[19]743}任城闸，又名“在城闸”，在赵村闸北，天井闸东。嘉靖《山东通志》记载在城闸：“在济宁西至天井闸二里，元至元二十一年建。”^{[18]427}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在城闸：“西至天井闸二里，元至元二十一年建；旧名‘下闸’，本朝重修，改今名。”^{[20]675}乾隆《兖州府志》记载在城闸：“在赵村闸西北三里，东岸有通心桥。”^{[19]742}吴锡麒在其《南归记》中对天井闸的来历亦做了考证：“天井，元之会源闸也，元人遏汶水北出阳谷以通卫水；南出济宁以通泗水，其分水之处为会源闸，即此。”^{[2]262}五月一日，过石佛闸。“闸上有石佛寺，……寺内有溧阳马（孟河）一龙草书石刻。（马）一龙，嘉靖丁未进士，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书史。《会要》谓：其悬腕运肘，落笔如飞，自谓怀素后一人，然奇怪骇人，为书一大变也。”^{[2]263}

五月二日，过新店闸。万历《兖州府志》记载新店闸：“北至石佛闸十八里，元大德元年建。”^{[20]676}吴锡麒在《南归记》中描述了当地的水灾情形：“自去年河决丰汛，倒灌诸湖，绵延数百里，皆成巨浸。新店闸以下田庐大半被淹，今春合龙后，堤路稍稍涸出，而运河一带，湖水旁夹，去堤不及尺许，沉沉淼淼，流

如白虹，巾见影舳声往来若接。屯落所聚，颓垣坏堵杂出于柳椿芦沪间，思患防危，悼心耸目。”^{[2]264}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黄河与运河、南四湖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三日，过仲家浅。道光《济宁直隶州志》记载：“仲家浅闸在城南四十里运道之冲，汉更始元年，赤眉之乱，仲子十七代孙世德自泗水卞邑迁于此，子孙遂世居焉。”^[21]吴锡麒在其《南归记》中亦记载了仲家浅的由来^{[2]264-265}。四日晓，过南阳闸。“闸东西夹独山、昭阳两湖。……南至李家港，一百二十里皆新河运道也。”^{[2]265}对南阳新河开凿的背景和经过，吴锡麒用了大量篇幅进行论述。

五月七日，过韩庄闸。康熙《峰县志》记载韩庄闸：“去夏镇闸七十里，滋阳、宁阳二县修建，闸官一员，闸夫三十名，食兖州府库河道银。”^[22]光绪《峰县志》记载韩庄闸：“在德胜闸西北二十里，乾隆五十一年修，有叠路口、刘家口，闸西南邻微山湖湖口，闸石多缺，西北距朱姬庄十八里。”^[23]《南归记》记载：“韩庄闸北至枣林闸，皆新河所经，凡运河东岸，会滕县、鱼台二县诸泉济运者为‘新河’；自韩庄闸南至江南邳州，皆上沭河所经，凡运河南北两岸，会峰县诸泉济运者为‘沭河’。”^{[2]268-269}对作为运河水柜的微山湖，吴锡麒亦对其做了详细记载：“其水北承昭阳，南接邳山、吕孟、韩庄、张庄四湖，要皆以‘微山湖’统之，所谓‘水柜’也。往时，以昭阳、马场、南旺、安山为四大水柜，侵占有禁，耗减有稽，出纳之严，甚于北门之管焉。”^{[2]270-271}

五月十日，过骆马湖。民国《宿迁县志》记载骆马湖：“在县西北十里，运河北受蒙、沂诸山之水，汇为巨浸，周百五十余里；县西二里有陈沟口，又西三十里有董沟口，皆通大河；明天启中，由湖口至邳州直河东岸马颊口，浚渠五十七里，上接沭河以避王家集、磨儿沟七十里之险，自是粮运皆由陈口达沭；康熙七年，董口淤，运艘尝取道于湖，后中河开，惟资湖水济运。”^[24]在《南归记》中，吴锡麒还对靳辅、陈潢开凿皂河及中河的经过做了详细论述。当日午后，至宿迁。《南归记》记载：“地设关以讥往来，属于淮之监督，舟舶所聚，称都会焉。尤富于鸡豚，不事豢养，草食而水饮，散漫田野间。……然糟糠之饱，肌理不腴，值亦倍减于他处。”^{[2]273}

当日晚，泊宿迁小河口。同治《宿迁县志》卷八《山川志》记载睢水：“在县南十里，俗名‘小河’，自睢宁县流入境，至此合于黄河，谓之‘小河口’。明万历初，河臣潘季驯于县南筑归仁堤，以束睢水、湖水，并由小河口入黄河，以护高堰。”^[25]清人朱鋐《河漕备

考》卷一记载：“国初粮船从此进口，又东五里为骆马湖口，又东十五里过宿迁县南，又东十五里为小河口，又东二十五里为白洋河口，又东二十里过古城南，又东二十里过崔镇南，又东四十里至桃源县北，又东七十里至清河县。”^[26] 吴锡麒在《南归记》中对小河口做了详细考证：“小河口者，白洋河之支分，睢水所由入河处也。而小河口、白河之下有邸家、白鹿诸湖，湖之下为淮水。自黄河之身日高，睢水地洼，黄水反挟睢水湖水以侵灌淮，而高堰危，此潘季驯归仁堤之筑所以障睢水、湖水，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处入河以助刷沙也。郟道元注：泗水又东南得睢水口，盖睢故入泗，自大河既挟泗会淮，而睢遂入河，明《漕河图志》乃竟以‘黄河’称之云。”^[274] 此则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宿迁小河口的沿革与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五月十三日，吴锡麒抵达杨庄。杨庄，又称杨二庄、杨家庄，其具体位置在今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的杨庄村与淮闸村一带。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开挖中河、东移运口后，杨家庄遂成为漕运咽喉。《南归记》记载杨庄：“即黄河口也，自河臣靳辅引骆马间水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当时或赖其利，然出清口至仲庄闸犹行黄河二十许里也。康熙四十六年有诏，东开杨庄引河，放漕船顺流以达于中河，由是尽避逆险，千帆相接，一苇可杭，易风涛为衽席矣。”^[275-276]

二十三日，抵达清江浦。二十五日，赴王家营。王家营地处故黄河与盐河之间，明代设卫所于各行省，淮安府之大河卫于黄河沿线建兵营十数个，王家营为其一。因其位于南北之要冲，遂渐成聚落。后因黄、淮溃决，三次东迁至现今王营镇之所在。清代前期，海运未通之时，王营镇“南船北马，众庶走集”，与北平、西安、开封、樊城并称“北道五都会”。乾隆间，清河县迁治清江浦，又改设“马号”于王家营，并“列墩置戍以护行旅”。《南归记》记载：“王家营与清江浦分河为界，陆路入京，此为孔道。康熙二十七年大水被冲，知县管巨捐资买地，东迁里许，生聚十年，招徕百族，隐隐展展盛于往时。”^[279] 这对于我们了解王家营的历史变迁及其在南北交通中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在淮安停留数天后，六月三日，吴锡麒渡黄南下。对于渡黄之艰难，《南归记》亦做了记载：“六月三日，过河，浅滩或涩，迅溜若奔，舟子泅波宛浮，野鸭旅人剪纸争赛，波臣或舵折而橹摧，或需沙而人坎。余渡黄屡矣，而险阻艰难莫甚于此。迨至彼岸，既登布帆无恙，莫不酌酒而贺矣。”^[281] 五日午后，始

过淮安三坝。对于淮安“束水三坝”，《南归记》亦做了详细考证：“《志》称‘束水三坝’，善因运口南接淮水，直泻易隘，乃于上流折流分流之处递建三坝，收束水势，以利漕运也。”^[281]

六月九日，过惠济、通济、福兴诸闸。对“三闸”的由来和变迁，吴锡麒进行了详细考证。六月十日，移舟至清江浦，泊禹王台。十一日，移舟过清江闸。十二日，过淮关，移舟至移风上、下二闸。《南归记》记载：“上闸在下闸南十里，亦名‘板闸’，皆陈平江所建。”^[281] 又里许为“河北镇”，俗呼“西湖嘴”，前文已有相关论述。《南归记》记载：“当黄河未决徐湾以前，镇在河北，故名，今已在河南矣。尚存旧河一道，自钵池山后抵新城北门外三东坝，名为‘盐河’，盐运分司旧驻安东者，今乃移此。盐官所在，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商贾辐辏，丽于维扬，故有‘小扬州’之称焉。”^[285] 六月十四日，过邵伯镇，晚抵扬州。吴锡麒在扬州停留二十余日，《南归记》详细记载了其在扬州的交游情况。闰六月八日，吴锡麒由扬州渡江，抵镇江京口驿。十一日，抵丹阳。十二日，抵常州。十五日，至苏州，泊胥门外。十八日，过伊家桥，晚泊塘栖。二十二日，自塘栖开船至杭州，泊拱宸桥，结束其在运河上的行程。

结语

大运河是连接京城和南方以及东南富庶地区的最为重要的水上通道，同时也是文人墨客写作的对象。他们创作的运河诗文反映了时代和地方社会的变迁，随着历史的推移，成为大运河重要的人文积淀^[27]。这些诗文和日记在具有独特文学价值的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考察区域历史的宝贵资料^[28]。吴锡麒《还京日记》《南归记》无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由于其对运河风物记载颇详，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称其为描述清代运河风貌的“百科全书”。在《还京日记》中，除记载丹阳、镇江、邵伯、高邮、宝应、清江浦等运河城镇的历史沿革外，对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乡土民情亦做了大量描述。在《南归记》中，除记载沿途所经的城镇、闸坝及名胜古迹外，还考证源流，叙述沿革；尤其是对河漕重地淮安的黄运河道及闸坝，用力颇深。因其为诗文名家，文笔优美流畅，使得这两本旅行日记的文学价值亦极为突出。总之，吴锡麒的运河旅行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关清代大运河的原始资料，对于深化运河水利史、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清)刘诰修. (清)徐锡麟纂.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M].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 [2] (清)吴锡麒. 有正味斋日记[M]//历代日记丛抄(第33册).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 [3] (清)董醇. 甘棠小志[M]. 清咸丰甘棠董氏刻本.
- [4] (清)五格修. (清)黄湘纂. 乾隆江都县志[M]. 清光绪七年重刊本.
- [5] (清)阿克当阿修. (清)姚文田纂.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M]. 清嘉庆十五年刊本.
- [6] (清)张德盛修. (清)王曾禄纂. 雍正高邮州志[M]. 清雍正二年刻本.
- [7] (明)陈焯修. (明)吴敏道纂. 万历宝应县志[M]. 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
- [8] (明)杨洵修. (明)徐銮纂. 万历扬州府志[M]. 明万历刻本.
- [9] (明)马麟修. (清)杜琳重修. (清)李如枚续修. 续纂淮安统志[M]. 清乾隆刻嘉庆光绪间递修本.
- [10] (明)郭大纶修. (明)陈文焯纂. 万历淮安府志[M]. 明万历刻本.
- [11] (清)吴存礼修. (清)陆茂腾纂. 康熙通州志[M].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 [12] (清)唐执玉,李卫监修. 畿辅通志[M]. 四库全书本.
- [13] (清)王履泰. 畿辅安澜志[M]. 清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 [14] 白凤文修. 高毓澎纂. 民国静海县志[M].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15] 张哲永主编. 中国茶酒辞典[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16] (清)张伯行. 居济一得[M]. 清同治正谊堂全书本.
- [17] (清)张鹏翮. 治河全书[M]. 清钞本.
- [18] (清)觉罗曾尔泰修. (清)陈顾联纂. 乾隆兖州府志[M].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9] (明)陆鉞. 嘉靖山东通志[M]. 明嘉靖刻本.
- [20] (明)于慎行纂修. 万历兖州府志[M]. 明万历刻本.
- [21] (清)徐宗干修. (清)许翰纂.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M]. 清咸丰九年刻本.
- [22] (清)褚光模纂. 康熙峰县志[M].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 [23] (清)田显吉修. (清)褚光镇纂. 光绪峰县志[M]. 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 [24] 严型修. 冯煦纂. 民国宿迁县志[M].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 [25] (清)李德溥修. (清)方骏谟纂. 同治宿迁县志[M].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26] (清)朱鉞. 河漕备考[M]. 清钞本.
- [27] 于秀萍,童广俊. 临河吟咏: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人文积淀[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37(04):1-6.
- [28] 马吉照,王凤丽. 从大运河诗歌看明清河北沿运地区经济与物产[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3):14-20.

The Grand Canal in the Eyes of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Wu Xiqi's Travel Diary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nalology,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traveled north or south through the Grand Canal, leaving numerous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canal town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historical sites in their poems and diaries. These poems and diaries, as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related conditions of the canal at that tim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anal. “*Diary of Returning to Beijing*” and “*Records of Return to the South*” are two travel diaries written by Wu Xiqi, a litterateur in Qing Dynasty. With detailed records of his two trips along the canal, they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In particular, the records of canal towns and dams not only describ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but also verify their origin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anal cities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Wu Xiqi; travel diary; the Grand Canal

[责任编辑:罗萍]